

跨文化语境下的“别样”国风——谈“M-POP”音乐创作概念

欧丽莎 陈绣洁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广东 佛山 528231)

【摘要】音乐人张艺兴提出“M-POP”(Mix-Mandarin-Pop)音乐概念,在传统中文流行音乐的基础上以欧美现代流行音乐制作手法和中国传统元素相融合,用国际化的音乐语言表达中国文化。“M-POP”概念提出以来,通过一系列发行的作品不断践行其“中文+”以及“融合式”的创作理念,本文通过举例分析这一阶段的作品,从词曲创作、编曲等方面入手寻找并解读“M-POP”创作理念。

【关键词】流行音乐; 华语流行音乐; M-POP; 传统文化

将马面裙穿搭日常化、在传统节日穿汉服、推广古俗活动、学习传统艺术或手工艺,当代年轻人正以自己对中国风的理解和追求,唤醒着历史长河里那些属于中国的印迹。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上,他们不遗余力,借助各种平台、场合,用着自己的创意向各国传达和展示那些看得到、听得出的中国文化,他们正努力传递更高层次的中式审美,改变国外对中国元素的一些既定、刻板的认知。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学子在毕业典礼、博物馆身着全套汉服,在公园集市举办华服推广活动,在公共场合展示中国民族乐器、古典舞、戏剧等。

2018年,“国潮”一词诞生,它是“国风”更加亲民、大众化的衍生,意味着与现代风格、潮流元素的融合和创新,让国风走进日常衣食住行,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力。在音乐圈里,流行音乐对国风元素的汲取和创新当仁不让,在古风流行歌曲的基础上,传统元素相继与说唱、摇滚、电子音乐等风格也进行着不同的成程度的结合,带来新鲜的音乐体验。同样是2018年,音乐人张艺兴(下文简称张)提出了“M-POP”音乐概念,用他的解读和创新在音乐中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并在自己发行的作品里实践深化,本文将举例分析其这一阶段参与创作或发行的一些作品,解读其“M-POP”概念的具体体现。

一、何为“M-POP”?

2018年10月,专辑《梦不落雨林(NAMANANA)》中,张首次提出“M-POP”音乐概念,专辑简介中这样描述:没有拘泥于五声音阶,从全世界取材,如欧洲的浪漫电子、北非的神秘节

奏、美国的嘻哈潮流、地中海的倾城韵律,融合了Future Bass、Trap、Dance Pop、Urban、Hip Hop,并和中国传统韵律美学进行有机结合。全球多元的音乐元素,熔炼成独一无二的M-POP曲风。在采访中,他把“M-POP”定义为“Mix-Mandarin-Pop”:旨在传统中文流行音乐的基础上,以节奏音乐为主导,融入Hip Hop、Urban、Trap、R&B、EDM等多种当代国际流行音乐元素,并融合世界各个地区及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表达方式的全新音乐风格。M不仅代表了中文(Mandarin),更是融合(Mix),以欧美的现代音乐制作手法和中国传统的内容相融合,以中文的美感和不同国家的全球化相融合。在随后参加的《即刻电音》、《我是唱作人》等综艺节目中,他也一再重申“M-POP”概念,并强调三个标准:中文、原创、共创。

综上所述,“M-POP”指的是:以中文为基础语言,融合其他国家语言,运用当代国际流行音乐元素,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及精神内核的原创华语音乐。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我们总下意识地把我们认为的中国元素、传统文化以我们认为的形态传递,但在跨文化的语境下,我们的文化在其他国家、民族的眼中更多是“符号”、“标志”,达到的效果可能只是停留在视、听觉层面,冲击程度也只是短暂、浅层的,而“M-POP”的理念是用国际化的音乐语言表达中国文化,它的载体更容易被普通外国人接受和学习,但其思想内核的注入则体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这是一个新颖的表达。如果说周杰伦是国风流行音乐的“鼻祖”,那么“M-POP”就是新生代流行音乐人往前迈

进一步的尝试。

说到“M-POP”，很多人会想到火遍全球的“K-POP”（Korea-POP，韩流）以及“J-POP”（Japan-POP，日流），这两者都是成功文化输出的典范，发展于90年代的“K-POP”目前依然以其成功的发展模式居于顶流。而“C-POP”（Chinese-POP，中国流行音乐）虽然出现已有近百年（1927年，黎锦晖《毛毛雨》），但因语言它更流行于华语区域，影响范围有限。“M-POP”其实应该从属于“C-POP”之中，因两者都根植于中文和中国文化，不同之处在于“C-POP”更倾向于旋律主导，歌词主导，更流行于华语区域，而“M-POP”的区别在于更注重节奏主导，且更强调与国际的融合性，它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K-POP”的启发。

二、“M-POP”概念在创作中的体现

（一）中文+Language

作为提出“M-POP”的首张专辑，《梦不落雨林（NAMANANA）》11首作品均以中英文双版本呈现，其中中文版本里歌词中使用的英语歌词主要是在副歌部分，其他地方多为短语衔接，基本是为了起到押韵作用，如：“It's so crazy 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我要闯这片绮丽，寻找像天堂般的无与伦比。”（详见词例一）虽然这本专辑制作了英文版，但主要是为了在美国地区的出道预备，目的更多是让外国听众理解歌曲，除了《麻婆豆腐（Mapo Tofu）》一曲外，其他作品Mandarin+（中文+）特点不鲜明。

主歌：

Free me now 打破太平凡的逻辑
换日线跨越时区的森林
欢迎来到 namanana 做自己
就身体 move on 让解放的大脑都开启
Clay 解放无谓规矩
就自己闯想闯想
It's so crazy 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
我要闯这片绮丽
寻找像天堂般的无与伦比

副歌：

Don't stop the music get louder
Come on now feel it
当不被理解的干扰 keeping the secret
Never stop it
在这片森林我找到真的自己
让音乐不停到狂热 Lay you got feeling

注：歌词中下划线字（单词）发音前脚均为[t]

词例一：选自《梦不落雨林（NAMANANA）》

中文+英文歌词的融合运用手法在2020年发行的专辑《莲（Lit）》中明显的突破，歌词创作水平有了质的提升，英文的使用不仅提升演唱韵律，其内容与中文歌词能够互相衔接，含义也能够被国际了解。如专辑第二首歌曲《玉（Jade）》，这是一首以虞姬的视觉表达对爱情的忠贞的作品，玉代表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贵的品格，与主打

歌《莲（Lit）》楚霸王视觉形成对照关系，中文歌词“懂你的人，有仁义礼智信；你的独特，懂的人才资格般配”带有“君子如玉，君子佩玉”典故，寓意虞姬温润如玉性格和坚贞如玉的品质，也侧面称赞楚霸王项羽是有仁义礼智信的君子。英文歌词则把玉谐音变成了“You”，且表达更为直白，用“She always know what I want like she's psychic”（译：如同有灵性，她总是深知我心）赞扬女子的贴心，“And nobody shine like you, I know you like diamonds too”（译：无人像你一般璀璨，我知道你耀如璀璨），玉石变换为了更为外国人熟悉的钻石。中文歌词的隐喻与嘻哈音乐英文歌词的直接虽然形成对比，但没有影响不同文化对歌曲本质内涵的理解，且颇具时尚感。

2021年发行的EP《东》中的《三昧真火（Samadhi Real Fire）》，个人认为是中英文歌词结合得比较巧妙的一个例子，三昧真火是中国神话传说里最烈的火，它能使人脱胎换骨，修得真道，这里指通过坚持、努力和忍耐才能实现梦想。歌词虽为中英双语，但仔细阅读起来，无论是单纯的中文还是英文，都能无差别获得歌曲的内涵。（详见词例二）与前一个例子相同，英文歌词依旧呈现简约、直白，相比之下中文歌词则有着较高的文学性。另外，歌曲里歌词的重复也让“浴火”的主题不断被强化，中文“燃烧的火”对应英文“Now I'm walking through the fire”（译：此刻我正穿越火焰），具有清晰深刻的记忆点。

原歌词：

别问 who am I
I'm a livin' legend
别问 who am I
Now zip it listen
论英雄 哪怕相隔异路
看无尽烈焰围绕在我黄皮肤
Yeah whatever you say it's too late
Woo 三昧真火燃烧着腹背
正在超越着（火）无法浇灭的（火）
但我浴火归来后
I make them bite the dust
燃烧的火
燃烧的火
Now im walkin through the fire
燃烧的火
燃烧的火
Now im walkin through the fire
燃烧的火
燃烧的火
Now im walkin through the fire
燃烧的火
Burn it up
Imma go hard
Imma go loud
Imma go psycho
I'm taking back the crown
无所谓成王或败寇

注：歌词中无论中文还是英文线，都能构成完整的歌词含义。

截取中文歌词部分：

别问 who am I
别问 who am I
论英雄 哪怕相隔异路
看无尽的烈焰围绕在我黄皮肤
Woo 三昧真火燃烧着腹背
正在超越着（火）无法浇灭的（火）
但我浴火归来后
燃烧的火
燃烧的火
无所谓成王或败寇

截取英文歌词部分：

Who am I
I'm a livin' legend
Who am I
Now zip it listen
Yeah whatever you say it's too late
I make them bite the dust
Now im walkin through the fire
Now im walkin through the fire
Burn it up
Imma go hard
Imma go loud
Imma go psycho
I'm taking back the crown

词例二：选自《三昧真火（Samadhi Real Fire）》

尽管“M-POP”并不侧重于歌词主导，但歌词仍是作品中的重要部分，相比起作曲和编曲上的技术，歌词创作对于包括张在内很多唱作型歌手来说则是相对比较难的环节，而想要中国文化的精准外文表达并非易事，一些类似于神话、图腾等具有中式审美和东方美学的元素无法简单通过语言来表达，更何况作为歌词有更高的创作要求，因此“M-POP”的“共创”标准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多的音乐人合作，特别是英文歌词部分或者英文版歌曲，由外国或有国外学习经历的音乐人填词，创作更贴近国际化语境、更能够被国际所理解的歌词。

（二）中国音乐元素的国际化表达

正如前文提到的M-POP音乐“不拘泥于五声音阶”，在张的发行作品中，中国音乐元素的出现大致展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平铺直序的引用中国元素，另一种是中国乐器音色的采样、合成并用国际流行音乐风格表达。前者如《玉（Jade）》中引用的京剧《霸王别姬》片段，中国戏曲在中国流行音乐中的出现并不少见，这里不展开描述。关于中国乐器的使用，这些作品中最大的特点是尝试与世界流行音乐元素的融合（Mix），还是以歌曲《玉（Jade）》作为举例，我们可以在前奏音轨上清晰听到箏和葫芦丝两种器乐音色，其中loop音轨以用箏的音色恒速贯穿始终，丝竹交融营造出了东方音响色彩，定调介乎于降b小调和b小调之间，以及不断被强调的I级和V级音，略不和谐感让听者印象深刻，体验新奇。（详见谱例一）作品《面纱》的创作概念是寻梦西洲，探秘异域神秘面纱，该曲编曲中采用了二胡的音色，二胡早期本为西域传入的乐器，在电子合成器效果的转化下，用它表现西域大漠沙洲和丝路的神秘色彩颇有意境，中间反复出现的迷幻hook更是成为了全曲的点睛之笔。另一首大家熟悉的长沙方言说唱《湘江水》中，则以竹笛作为编曲主要元素，贯穿其中的笛子旋律正如湘江水川流不息，而小调色彩则带来了一丝对家乡的思念，为了让悠扬的笛声与说唱更契合，创作中又叠加了Beatbox音轨，提升了整体的律动感，全曲既能听到显性的中国音乐元素特征，地道的方言，又能领略到说唱的潮流感。（详见谱例二）同样的中国乐器音色使用在张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此处不

一一列举，结合效果和运用看，熟练掌握国际化的编曲并投入自身对中国音乐元素的表达正是张创作中最出色之处，也是其M-POP概念中关于“Mix”的最佳体现。



谱例一：《玉（Jade）》前奏分轨记谱



谱例二：《湘江水》前奏分轨记谱

（三）中国文化形象的植入

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与西方流行音乐的融合，在张近年作品里占有不小的比重，2020年发表《莲（Lit）》专辑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具体呈以下三种形式：首先是以中式传统图腾为概念的创作。《莲（Lit）》专辑上篇章以中国古风场景实验东西音乐融合，《莲（Lit）》《玉（Jade）》《鹰（Eagle）》《水（H2O）》《飞（Fly）》、《灵（Soul）》六首作品均围绕“图腾式”的文化符号展开创作，运用贴近欧美流行音乐的创作思路和制作手法，编曲上结合中国传统乐器元素，用节奏、音色烘托出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大气却抽象的图腾精神。其次是运用中国传统神话、典故和中式哲学。结合歌词，我们可以看到《莲（Lit）》专辑中霸王别姬、佛陀割肉喂鹰等典故及其拓展出来的内涵，也可以看到“莲出淤泥而不染”、“上善若水”等中国古代哲学的别样表达。同样大量用典

的还有《东》专辑里的歌曲《飞天》，歌曲以敦煌壁画飞天为线索，引入“夸父逐日”、“嫦娥奔月”、“鲁班木鹤”、“万户御火”等传说和故事讲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飞天宏愿和一步步的实现，辞藻简约但不失华丽，寓意深远值得逐句斟酌细品，其中“龟兹、般若、异域”体现佛陀西来的神秘底色，“东望故土、西出阳关”有远赴西域心怀家国的心酸，“破楼兰、踏祁连、狼居胥、平四方”有保家卫国的壮志，而“前世凿壁不偷光偷藏镌刻”更是述说了莫高窟近代被窃取破坏的苦难，整首歌词借莫高窟的历史映照华夏民族数千年来自强不息的精神，一曲千年。再次是借诗言志。歌曲《牧童》里，将唐代吕洞宾的诗《牧童》展开创作，用轻松的口哨声和韵律，营造了牧童晚归休憩的画面，诗句念白“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的重复让听者不由跟着摇摆诵读，但轻松的氛围里，牧童并不满足于现实的安逸，他有“万里理想万里长”，且已下定决心要“坚持努力一直走，不行再骑上我的牛”，这是牧童之志，也是新生代音乐人之志。被用于创作的还有周敦颐的《爱莲说》，除了运用原文诵读外，创作歌词对仗工整并形成前后呼应，如“莲之爱，怪人爱，世人不分青红皂白也难怪。怪人爱，世人猜，不染半分花照开。”回应着“不贪、不嗔、不痴、不怨、不憎、不惑”，尽显莲的坚定和与众不同。最后是用方言展现地方特色。音乐人在创作中自然少不了要推广家乡文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方言的创作和演唱，歌曲《湘江水》除了朗朗上口的Flow和副歌，还有歌词里地道的湘味俚语，歌曲《外婆》里湖南童谣《月亮粑粑》运用唤起了许多人对“娵驰”（湖南方言，指外婆）的想念，歌曲《财神到》中一句长沙话：“哎，要红包不咯？”让财神爷的形象变得轻松动感，Funky曲调下甚至有些国际范儿。

除了在音乐创作上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这些歌曲MV制作上也会运用虚实结合的具象画面去呈现中国风场面，追求大片质感，使视觉与听觉达到同步。尽管我国新生代流行音乐人不可避免的深受“K-POP”的影响，也十分擅长国际流行音乐的表达手法，但他们中的越来越多开始强调中国文化地融入，他们意识到只有继承、融合和创新，才

能使中国文化在流行音乐表达上更好地融入国际舞台。我想这不仅仅是在努力地文化输出，对于年轻粉丝为主的“M-POP”音乐受众们，也起到了建立文化自信的正面引导。

三、结语

与“K-POP”发展思维相似，通过跨文化的融合来提升中国流行音乐的国际影响力，尽管相比主流“C-POP”，“M-POP”目前在国内仍相对小众化，但“M-POP”的崭露头角目前在国际上是获得首肯的。1927年，黎锦晖用中国音乐元素、西方舞曲的节奏以及美国爵士乐队风格的配器，创作的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成为了时代金曲。2022年底张艺兴作为首位受邀中国歌手登上格莱美舞台展示作品《面纱》，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作《风自东风来》主题演讲中再次分享他的“M-POP”融合国风音乐理念，探讨中西文化交流与结合的表现形式，这是时代的回响和延续，更是新生与发展。关于“M-POP”的未来和出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实践来检验。流行音乐本身就具有多元、自由以及不可被定义的特性，近100年来，中国流行音乐在外部吸收和内部挖掘中不断探索，中西方文化、审美理念在巨大的差异下，依旧呈现多彩的碰撞和交响，而它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期待有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音乐人，勇于在创作中投入思考和创新，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国际化发展投入更多力量。

参考文献：

- [1] 关紫诺.以民族传统为基因的创作方法探析——以“M-pop”歌曲《莲》为例[J],当代音乐,2024(1).
- [2] 廖钟源.广义修辞学视域下“中国风”歌词跨文化传播[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2).

作者简介：

欧丽莎(1986—)，女，汉族，湖南长沙人，文学硕士，讲师，现代流行音乐专业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流行音乐，音乐剧演唱；

陈绣洁(1988—)，女，汉族，广东汕头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音乐表演。